

從印順法師獲得日本學位

大正大學
講師 吳老擇

看中國佛教之將來

我離開祖國將近十四年了，但始終沒有離開佛教，更沒有離開愛好祖國和懷念祖國的朋友。十多年來，歷盡各種艱辛，好不容易才把博士課程念完。因平時忙於求生和求學，故無法常回去親近教界的大德長老和師友，結果這個姓吳的留學生早被人遺忘了。我的性格，不喜歡叫苦，也不善於自我宣傳。只日日忙忙碌碌的在日本過了十多年。至最近在覺世、內明、新覺生及其他佛教刊物，常看到報導祖國佛教教育的動態，有高中，職校，補習學校，以及禪學院，佛學院，甚至有佛教大學院，真是應有盡有盛況非常。而其主持教育者，皆是日本的留學者，均得有學士，或碩士的學位，如慈中校長慧嶽法師，智光職校廣聞尼師，慈明商工補校創辦人聖印法師（現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學深造中），禪學院院長開通法師，佛教大學院的慈怡尼師等。從此現況看來，台灣的佛教教育前途是無量的。在這鬧市無人識的我，日日暗中為他們歡喜，時時為佛教高興和祝福。直到印順法師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，更高呼中國佛教萬歲！真使我歡欣若狂。但好事不常，不久由朋友的地方，讀到攻擊聖嚴法師的文章，再而讀到印順法師的聲明，才全部對目前的中國佛教有個新的瞭解。攻擊聖嚴法師，目的是要打倒印順法師，這和十多年前攻擊圓明完全同

出一轍。兩次皆用些不關重要的政治問題為手段，如同老太婆罵街，毫無理性地宣罵一場；而對印順法師的著作和想法，却無一人能提出根據來推翻。可見這些人，如井蛙一樣的無知，而從這種老婆婆式的罵語中，可看出其中的醋意，即證明這些人，還不是朽木，不是白痴，只是人我不能，而引起野性本能的發作，故意攻打毀害而已。我認為佛教中的問題，應該以佛教的方法來解決，不可隨便以政治手段加罪於人！在教理上無半點辦法提出反駁，而玩弄政治把戲來加罪於人，這種人是最卑劣，最不道德的。

如果以科學方法，來研究佛教，是要不得，是可惡的，破壞佛教的；取得學位，有失中國佛教及中國人的面子，喪失僧格，那末，中國佛教會，十多年來為什麼批准那麼多人出來研究佛教教義呢？豈不是故意製造破壞佛教的分子嗎？相信中佛會的大德，看到基督、天主教等，在吾國極其興盛，並不是他們有錢或有勢，乃因他們辦有許多大學，培養無數的專門人材。中佛會的大德，希望中國佛教有東山再起之日，使佛教的真理能重光燦爛於中國社會，才苦心規劃，派人出國留學。而出國留學的學僧，當然不是在坐禪、念佛、乃至作法修密，而是日日在千經萬卷的大

藏經中，務期理出個頭緒，為教內外作新的貢獻。把找出來的頭緒整理成論文，提出大學當局的教授會審查，如夠合標準，即頒與博士學位。在日本如果由大學部一年念起，到大學院之碩士及博士學位修完，要化費十年乃至十五年的苦功，但博士學位修完並不就是博士。有些私立大學更嚴格，若不是年高德重，及對社會對佛教有特殊貢獻者，再好的論文，還是不會頒給博士學位的，大正大學就是這樣。印順法師雖沒有進大學或大學院，而依舊學制提出論文，其論文的價值，及對學術上的貢獻，審查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已有詳述（請參照內明月刊六十二年十二月號）。在佛教教理及佛教史等之研究風氣極盛的日本，如不是其論著有相當的價值，和崇高的人格，教授會絕不會通過授與博士學位的。這明明是看得起中國高僧，怎麼是失面子，失僧格！當大正大學審查委員會宣佈印順法師的論著足夠授與文學博士，使我高興得足蹈手舞，連呼中國佛教萬歲。這不只為印順法師他個人高興，更為整個中國佛教界喝采。希望不久的將來，中國佛教會有第二、第三、四，乃至無數的印順法師出現。韓國及越南的和尙早就很多人取得博士學位都沒有人說什麼，獨是中國和尙獲得博士就興起偌大的風波，實在令人費解！

我們大家知道佛教發源於印度，經西域傳入中國而到高麗乃傳至日本，這大家稱為北傳佛教，亦即漢譯系的大乘佛教。因傳布的前後，常人往往產生先尊後劣，始貴末賤之謬見。其實因民族習慣及國家狀態之不同，以致佛教之發展過程和組織而各異。儘管發展狀態不同，其所信奉的教主，及救人救世的教義，是百分之百同一的。站在此意義上看來，絕對沒有誰貴誰賤，我真你假的區別。只是數十年前，日本軍侵害中國，有部分的佛教僧侶被徵為政治工具，國人因而痛恨日本軍國主義，同時也怨恨日本和尙。但日本軍國主義，因敗戰而成過去了，現在雖和中華民國斷了邦交，我們憑良心的判斷，日本人不一定都是要不得的。大前天有個姓張的基督教朋友，打電話給我說：「有許多日本青年，懷念 蔣總統的恩德，他們絕對支持中華民國，萬一有須他們出力，他們就是賣命也肯犧牲的。」事實上我們佛教徒也應該團

結起來，多作國民外交，使絕多數的外國朋友支持我們，而協助吾政府解決目前的困境，才是真正的好佛教徒。

其實那班喜歡隨便以政治加罪於人的人，不見得他們是懂得政治的專家，或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，不過是隨便借題發揮而已。他們居心何在，明眼者一察即知，無庸多言。

在此讓我引念生居士在覺世第五九六號發表的「新文豐影印大藏經說明書」的一段文給大家看，以明白我國佛教界，對佛學研究所持的態度。

我說：大正藏有一項古今中外各藏所沒有的優點，就是每一頁的下欄，都附有各藏不同字句的校勘，日本名曰校合，在儒書方面，因為版本多了，校勘成為專門學，佛書也是如此。日本自編輯縮刻藏即注意這件事，到大正藏又擴充之，這不是短時期的工作，也不是三五個人的工作。我編中華大藏經時，最初確有這份雄心壯志，與大正藏爭一日之長。後來有教界的長老，來信反對，將把我罵得一文不值。主張凡是藏經內的誤字，絕對不許校勘，否則要成立護藏委員會，阻撓我們的工作。

讀完這段文，即知道中國佛教的多數長老，是喜歡錯誤的，為什麼他們喜歡錯誤和缺漏的經文呢？因他們的信念中，讀誦訛寫和缺漏的經典，照樣有功德的。這不是亂言，確實有根據的。大正大藏經卷五十及卷八十五（宋高僧傳大正藏卷五十，八六九頁。持讀金剛經靈驗功德記大正藏卷八五，一五八頁），皆有記述靈幽和尚讀誦金剛經的靈驗，下引靈驗記的靈幽傳給大家參考。

昔長安溫國寺僧靈幽忽死，（宋僧傳作：唐上都大溫國寺僧靈幽和尚偶疾暴終，即知忽死是錯字，應該是急死，在此也可知靈驗記的記述是後來的），經七日見平等王，王問和尚曰：在生有何經業？靈幽答曰：持金剛經。王遂合掌請念，須臾念竟，王又問和尚曰：雖誦此經少一偈者何？靈幽答王曰：小師只依本念，不知缺何偈。王曰，和尚壽命已盡，更放活十年，此經在濠州城西石碑上（宋僧傳作：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）自有真本令天下傳，其僧切活。

此文中，平等王似乎懂得校勘學，靈幽和尚因不求甚解地糊塗塗念誦，而多活十年。這是糊塗得好。古代高僧像靈幽和尚相信不太多，而現代的長老德像靈幽和尚的却到處皆有。所以念生居士要校勘缺誤，印順法師要校勘經論之異同，即等於要他們的命，他們怎麼不大的來反抗。記得好幾年前，我們家的老媽子，有一天在念經，中間掉了一大段，我們的小弟弟要來幫她老人家念。老媽子不懂字，她會誦經是廟裏的師父教她的。她很虔誠，每天必定要念經，把經念完，就比發了大財還要高興。小弟弟在中途，說她念錯，要幫她念，即把她一股信心打斷了，叫她怎麼不生氣呢？所以這些長老們也是一樣，喜歡萬世家傳的寶藏，即錯即真，一真一切真，是用不着校勘或考證的。

我們要知道，吾國的社會教育已經相當發達，鄉下的農家子弟念大學是一件極平常的事。所以要接引智識青年來研究佛法，信仰佛教，當然不是我們家的老媽子那股虔心所能為力的。但有人願意把這家傳的法寶保存下去，這是他們的功德。我們要以實求實，以真求真，從各種不同的寫本勘定其異同和錯漏，由各種經論的意義內容，給與系統的分類，勘定其先後，明白其主流或旁系。這是我們的良心責任，所以應該不怕罵，不怕阻撓的幹下去，中國佛教才有美好的將來。

同樣的佛經，要當爲一幅山水畫去欣賞，去怡爽心情，是很好的事，但高貴而價值無限的山水畫，在登山家是毫無用處的。登山家所須要的是平面而用直線劃成的地圖，指示各種不同方向和目標，說明山上氣溫狀況，出發點至絕頂的高峰，有多少公里，認真的爬，一個鐘頭能爬幾公尺，要帶多少食糧和要準備些什麼東西。所以對登山的規則，及所需的條件，必定一一的了解，才有助於登山。這兩種不同的作用，要讓大家都自由選擇。要輕而易舉，令心爽神怡的，就去欣賞山水畫；而望登高峯絕頂者，即非用登山地圖不可，不然一行差踏錯，誤入歧途，則永遠無法到達目的地。

一九七四、一、五，於日本東京

送陳惠賢君赴美國留學序

韓堯森

夫美國者乃天下之霸主也，不獨科技超羣，而軍事及經濟，亦無出其右也，其文教之蓬勃發展，如雨後春筍焉，故學者輩出，蜚聲國際，其著名之學府，爲各地有志青年寢寐求之者也，然而，得廁身其間者，當非池中物矣。

陳君惠賢，扶搖可接，青雲有路，不日乘長風而抵美國，如魚躍龍門焉，無乃可喜可賀之佳音也。

吾知陳君，聰穎過人，沉潛於學海之中，心無二用，故每試必鰲頭獨佔，且樂於助人，不慕虛榮，向爲同學所敬仰者也，陳君日內遠飛異域，再作潛龍，尚祈莫縱心猿，放意馬，空白少年頭則幸矣！

吾雖貧且拙，亦不懈向上之心，以期有得也。君之才智，勝我者多矣！苟能安於異鄉，一心向學，則宛如王良造父，駕輕車，就熟道，必竟全功也。古語云：「滿招損，謙受益。」盼君引以爲誡，他日有成，揚名四海，則吾輩沾光不少矣。

今之世局，變幻莫測，人心唯危，吾願君交朋友，須三思而後行，古人云：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頭已是百年身。」目下世途險詐，雖有赤誠之心，亦應因人而施，洞識奸邪，不爲甜言蜜語所誘，則可免春蠶自縛之苦也。

此後君與吾等，雖隔萬水千山，幸而魚雁往還，迅若雷電，互相砥礪，一如往日焉。